高陽集

高陽集文卷之二十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尺牘下

諭帖

諭魯參將之甲將軍沉略深心百凡謹慎所擒生口既無尋問者便可收收但要約束官兵勿長生事端至闌邊捕殺不禁也特諭

答吳本如總督

桑酋之部紛紛乞增于額外而額內續案百猶不備即撫金急需上請惟候大旆儼臨爲計耳擬向西來一閱諸乘障吏遂得仰聆指教而漸撫軍未有期也徒有只且耳依切

柬馬總戎

關外出防之兵當計向來出防數酌其勞逸爲先後此時所在要挾宜以兵勢先折其萌未可姑徐徐也賊所狂肆之地依舊单薄可速計之

答袁山石

閒士行以運船作與船曰總是公家物僕竊歎
飭之門下更欲以兵船作運船亦自便計獨念
兵非用之水當爲陸練卽其用之水當東習水
道而人驚于利競相希冀至交帶爲奸利當致
紛紛就中推諉挿和似難究詰此久戍無事之
計如目前果爲大計則此法似未得便行門下
可懸心計之船爲實用何如豐歛自可如此惟
速之爲利數城諸將好作事者亦曾不聞有豐
饑論意可知也兄可盜計拱首妥惟兄調停力

即高臺堡亦當以無事爲福目今風雨時若分
秋俱曰再得欵撫無恙兩大家畢力一場是同
艱深顧也兄居外久爲念且每欲面諭種種急
不可得

答山石道

公此中大計則門下當辭山石而專寧前乃可
有爲其種種俱遂之急要不獨後遂上後也撫
譯門下雖能爲計此不獨清其費而一操一鐵
[illegible]兵實心用光明藏乃可耳讀問下光陰人命

之託儼然為念也顧瑤念為之仍當與門下細

論

答毛文龍總兵

念將軍壯猷遠略所覆何地而忍不為之計乎報提員役想悉鄙意也然外撓之而不能深則彼之堅自若數肆之而不能入則我之詐且窮又況乎兵糧未足將士或虛未必其數肆而數撓之也究竟當何如將軍觀天人相與之際得無意乎鮮人事一開本閣部即為深計令登萊

曰此當令毛將軍做人情使可停妥而就中節

目不必煩瑣目今所定也一水盈盈企思可飲

每見儀旗從來未受將軍可捡入毋爲役人乾

沒

答尤總兵

惟門下平心氣以重此身僕所望門下不在一

時有勇氣也虎膽當爲索之

答稀雲道葉兵備

譚得山海寧城而不煩西顧倘有深心大力于

惠地也顧安得頓借此一假心力為東道乎彼皎奕奕日為懷矣擬之兵敢漫為借以齊老閒儀之愛若胄而許之殊未敢受也向顧目當急時或不慢為用耳敢以讀行而留之作此孟浪費屬兵馬關隘都督新舊多寡緩急之數及各該文武之在兵者頃節略見教不必為高文大册也懸切

答白完白

一流人好硬坐是非或斷章取意或栽木移花

令不知者歐然而是非之實自不可誣朓消氷釋公道是不盡揜而況事跡昭然白日者獨未悉于此時矣有此論肝腸是何向第于線縷絲由妹未解也敢不爲年兄深慮

東薛正亭開府

出茺向南牙爲蜀黔司命西南半壁唯是壯猷大略爲之撑耳以僕之謭薄冒結譽膺寧無黏壁之誚乎公祖何以緒餘爲潄也

與御史關院之仁

今天下自是全盛而危疆之昔如同舟遇風唯世理能持衡或可恍惝無恙儻載沈載呼各個行李幾不胥溺矣念唯壯猷大略社稷式憑而清蹕遥臨竚見旌旆生色是又危疆相倚為命也迂拙腐儒徒懷所贍既不能仰釋　主上憂勞將何以塞天下士大夫同舟遠念昔李伯紀曰臣既行之後無阻難無讒謗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

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僕三復此言殊愧伯紀矣

答徐知府

設有公費將一切供應取給焉豈其留公費爲節省之名而予小民以加派之實乎業與幕僚言槩以諸役從公費矣且幕中諸君子行以匹馬相從原未敢一一爲騷也僕以僑居故不敢輒爲紛更然此之紛更想若輩不咎也乎來秋屯無益于地方而徒爲地方累

答劉橫海親丈

念惟仁兄以眞懇慈聚運精明大略盡灰轢紫馬所至止頓成福澤弟方哲維婁中何得遊部下稱太平也信來悉起居閫宅清吉且大政旁逹上下交頌正可力圖有成而忍言宅適乎歲餘嚶其鳴矣似可耐此駒隙也

答王霽宇

念光儀漸遠頓失師程獨有奉忠藎之極思作顛危之砭記耳畢嘗度告敢煩典記之詞敬拜

一帛附謝

答鄭環丘薊撫

唯翁丈以開濟深心抒攀天大略念飾鉞儼臨旌旗變色渙往復手函眞可爲邊人醒發至曰誓不以妻子功名之念忽封疆利害之圖而惓切于讌張酖毒眞立身氷玉之中矢念埃壒之外矣敢不佩爲韋弦哉僕嘗與畢白陽張蓬玄言吾輩身不入利害中不親心不超利害外不遐乃今明大教信之年來壞邊防攢入耳目纔

擬要言是擬腸人一再讀所爲湧躍而也鎖鑰
餘籌與惟賴藉而望壽雲可勝爲社稷慶

答寧前道表

此何地敢愛其身此何地敢不愛其身得手教
乃快此惓切也當猝咕脖頋惟少加靜息自愛
正以愛此地耳種種計略俱爲穩切不可恃必
不可無兵刚要妙惟所運設乃舟車道路細加
體察何高何深何遠何近未可臆度者須一一
明了幸一一籌策爲望

答馬總戎

杆武營車器如可並完便可出就已發之兵如其器未可頓成便當撤前兵回營以就訓練但忽出忽入似非事體可酌量有說方可

答吏侍李湘洲

痛念　主上聖明當有眞豪傑爲聲應更念翁一出頓關運數將社稷式憑之寧獨先山啓爲蒲微雪處聲也一行抱關無從心怏偶閱大疏知台駕過大河不覺破涕衆語曰天下自此平

矣帷中諸君子獨無意乎以繩祭思服而亦不以一介仰候唯翁諒此倡冗也

又

兵事微而實粗也要于台教所云事力將備以需瑕寧見瑕而後備凡備蓋戟具也而實爲守世遂曰夫夫將爲大且安得一流兼材而用之諸君子肯明指庸迂逐之去宗且九頓謝適小疏曰百計同佐搬成自用一籌未展巳見輕敵知翁爲宗嗢噱也語云天下安用腐儒宗之腐

何敢望翁所指教諸君子

答岳石梁

僕嘗于師友去國或力佐其去而了不顧念適亦佐翁爲高而獨惘然不懌于衷者日來沈無寧宇平助高蹈爲易宅險剖同心爲難耳低佪孤劍身世同浮正念吾輩之昭言有日國家之平定無期三復教言敢不佩爲明謨獨　主上付以靈扯除兇之任而山攪于棼絲慨此尚方矣問關徵有卜猶少憩中林薾獬兕出爲佐本

平也

又

讀四大議盡迂儒所力圖者安得同襟在事遂令迂儒得息肩乎諸種種金繒方在綜核而藏頭縮尾實繁有徒且以貪囊耐諸君子咀嚼而刲齒不肯啖名愛其兄而弟之不翅若身也適所鄉獻乃撲人之自東歸而截以塞我其恐不問而死之一流人至此豈不可閔

又

黯別爲遥而更煩函念皎皎明月英英白雲瞻
翁懷袖者便以詩贈

答馬總戎

天下横直人加學問則事體盡安確不學而横直其幸而當者天資之偶合其資所不及便覺支離此處正當覘其人果是眞横眞直眞未嘗學問便是無它勝如其人粧聾作啞却是機關變詐而又嘗讀書學問便是倨傲驕恣僕抱關二年矣如以語言文字責文武將吏只有些

救過不暇而金人要事有幾如閤下所云止當

訛明申飭一一改正却不宜種種留之心胸積

爲話柄蘭生不云乎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況

錯失乎念之

又

向來羣公正欲如此挑激吾輩直須開朗心胸

其御諸將如人家有才子弟肯爲我持家即有

過失可申飭改正毋令旁觀者交相爲瘉且略

擊短狐而遮有紛紜寧不爲向來羣公笑乎

答項錦衣

吾心做事人或阻之亦有人不能阻之者須得實其心虛其腹耳

東王總戎尤總戎

忘虎燕達和妹切分炙之思特具公費三十兩多佐醇醫之需顧爲平氣慎身濟焉無[illegible]僕懷感雖切然不敢逆兄以未平之體臨事也珍重[illegible]重

答袁山石

糧料之籌悉矣倘得首尾如期何遽乏絕乎學城之兵盡為屯築而左既為哨祖更為撫其所備架護之兵獨其圖耳奈何驃武隨兩帥來而不而計也車略有緒而輜車未具卽練稍合馬步而戰輜相倚相容馬步相兼相藉百未一知何得稱既同既攻乎練車而不問輜此關內之奈車不念進取者到底以事力未備坐失事會為解耳奈何

答畢白陽餉院

于時受舌擊者方借東西爲聲援而心戰者以一片全軀保妻子之念頓令中外震駭然而東西實且徂伏未有跡也十餘萬殫殘亭恐隔垣而付之一二竦鉛君子吾輩枯萬骨以爲功乎亭勞一身以活十數萬家乎此處着一毫功名利害想其有蔬餘者士飽馬騰倚命幄籌惟願深心大力開濟艱難耳附謝

答南京撫院周

承迅水師出海上忽接瑤音從如登燕機龍閣

[illegible]雄風劉常眼鶯花也一樣凋殘更不知春歷玉門猶有佩心知以快此胸春耳茅生買舟詣宇下幸恢呵護想豪傑深心不共世人肝膽也閩兵遂爲援船最單都護固自錚錚兵將在鼓其氣而用之何得盡衛霍而亦何遽不衛霍有舉政而人盡衛霍矣諸種種傾語何時

答柯和山通政

一行抱關遂不得時時晤語三復教言懇切周摯盡是論閩方略正弟所爲與文武大吏竭力

以圖者獨朝聽未徹勢難矜肘安得所稱壯本朝之威乎稱得議論不雜則道將同心天下事尚可爲也年丈抱匡濟遠猷弟所亟爲推轂但高誼一展鉛便作社稷大計以年丈生平負肝膽眞作用唯希二願來耳腐儒猾解雜要中徙作蝸壁奈何近立十二車嘗而成其半似有生色再借懸裹二綢度事其濟乎劉升鳳知其佳欲一見而稱濟尚未見也附謝

答李户書崧疏

當三空四盡何得不堅決以行當七言八語又何得不堅決以行大才深心邊人實佩之矣此中起伏呼應殊令人心悸詩不云乎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儻不嫌以五萬二千利商實惡以五萬二千抵草價耳淮商十二萬自貴衙門利邊人何利焉然亦何嘗不利念之為怛

東馬總戎

車營合是如此但用事者未得發明詳盡得大將軍議始令天下知有車營之妙此社稷之福

也深心大力敢不念之圖中處中爲將似當明詳以兼領馬步者爲主將而仍以步將一騎將一爲佐庶將有專責而勢常合每車一曲便以馬兵幾何旅兵監兵夫兵磔兵幾何牛馬等幾何器甲等幾何凡在此曲之後者俱屬于此四車而以八輜車供其餉俱要相親相傍認定主顧使二百人合馬步戰輜爲一仍以步兵百總以總之而二曲則以馬兵百總以總之以聽于千總而分隸于偏將以合聽于主將此俱圖中

不言而具者特揔出簡之左旅等旅字當改作
衝以旅字爻聲嫌于不雄也左衝右衝前衝後
衝取古兵車衝車耳凡圖可列者俱是正法其
法之行却有奇即如此板做去選有應有不應
行之以奇便可無敵于天下惟兄深念之

答寧前道

主客分合視其多寡均其勞逸更爲之酌其遲
速此自門下當熟計之中間却防一流人謂空
虛門以脩關門而又空關門以脩車遠則班兵

之當速其所急而仍回開門可念也惟門下熟計之鹽事當早計勿猾猾令奸利者久不歸公家屯田何如暇時一算寧城之車與牛騾若干民間者

諭酋之甲

諭酋將軍之甲據報以夷赶夷馬嘗是偶爲之此決不可嘗試者賊不可縱也衅亦不可開也賊越邊堡便奮勇捕殺賊在某地任其往牧但謹防之嘗略賞以結其有氣力者爲我應呼即

賞眾來投當細加體察勿中狡計將軍沉毅有
大略其深念之勿以小利嘗試特諭

東田少保親丈敞弦

閩邸報甚喜仁兄入滑穀贊也家曰尚據大第
聚衆喙喙未安借兄為擇一小宅居之何如一
行抱關遂取親戚情話弟所爲以元正三日抵
等遠凡以鎮定人心調習士氣遂以審察彼巳
情形而安輯十六萬兵民于五城二十七堡之
中令之且屯且築脩守脩戰並其無所畫而輕

以身嘗險者人人畏險而曰重此身天下事安可爲乎近專嘗成其七八矣何得仁兄一教之

答長安諸公書奉覧浦蕭奉候惟仁兄鑒在爲荷道冲兄何得不念弟仁兄爲我言

答魏道冲閣老年兄

再奉教言悉起居佳勝清徙倍常此正人之福社稷之慶也　主上爲安人心懽悦正須開濟諸公斟酌調劑計年兄之心爲深力爲大耳弟惟嚶嚶于年兄不聽㨿公遜歸于了世上之紛紜

遼隷絶長安之路而今乃自爲雜耍也年兄何以安鄉邊以安天下而無致誤天下以誤其身肝膈切至之談惟年兄曲爲弟念耳弟請寧遠稍以鎮定中外人心遂以安輯其衆且體察彼已情形此地蹂躪爲之豈其了無計畫而輕以身嘗險者弟自謂西虜當撫至其生事便當力拊之而就中酌强弱别近遠時其喜怒而操縱之乃可操如將殺賊既以四千賞賊而賊殺將又以一千賞賊其克綁獻者仍以我人聽殺嗟

乎中國之耳目可塗而我心益長我窠益高邊將之心益厭國家之物力將何底極而動曰所加不多可即此自是大患況東賊狙伺窺心惴惴八顧其私身圖其便豕喙爭鳴何嘗一念社稷之安危者年兄深心大力即不為身獨不為天下然則推擇英豪傑以了此紛何得不念

答黃山石

適處前屯之道卒閫令飭以撫恤勿忌兵丁于工而微我官也以春班脩兩衛以秋班脩兩所

自是要言適已前計之獨關門之懸工不可不懸未敢盡出爲兩衙耳然所餘固無多也惟門下懸計

又

其部署各兵家懸深念遼山自當脩復但寧遠未固姑稍待之以遼山之脩役又當勤兵力不宜省之寧遠而更費之遼山仍疲我訓練也爲物力計自合如此第稍出左將軍兵分班探防之當再積一哨探營合左輔爲五千作行營前

哨耳目下後營便令之出矣門下獨勞爲念

答徐永平廷松

重地辟人即一州邑之自給爲苦也而况非時之藝應聲之征四出小民何以堪且所設更有盡當裁省者以此係經略衙門而偶來當事不敢暨爲區畫業令該道查酌約無患苦小民耳

答游御史監軍

刱之日從辟中留諸海上徧閱兵船相與歎當事之苦心中閒 物一事那非阿堵而說見娀

詔者寧知天下有忠義之肝膽乎續到者十隻
餘且至矣特謝

督餉給事大中門人

又不過長安貴人牘遂不悉動定殊怦怦于道
體迫然不知尚居長安接手函爲快士卒未有
與將領不協其以逃閙則貴鄉新到健丁旣無
屋更無錢廐露兩爲虐以驍雄不事生理之夫
卒驟兩立荒野子之米而無薪無鹽菜悍卒一
鼓遂有紛紜諭之以牌輒攘牌而哭眞可念也

其悍者懲之其逃者遣之其歸者各予之法而安乃若舊營之兵固未有動也如手函云飽煖有資安插有所爲惡務矣乃若隊伍分明千百約束豈其有漏焉僕之衰更以病褒而一柄兩操世人未有信者兼以中朝不諳此中情形好以聽斷而此中之在事者不敢不回頭照顧將齟昧爲害也倚楊卒言不盡同病相念何得煩[illegible]遺敬璧并謝

又

事間知有材何亦未嘗聞有它虩然亦間有未
當而僕于諸曹多念之以危邊新擬即號爲官
也而曾不當它地之一尉且各直捎之參劾鄉
士夫之訴牘乃若蹠盜其上者又耳而目之世
幹雜材人鮮兼善舍其短皆可用也適永平道
有白升之議然僕竊先聞之矣不得不一究結
也方使者想在彈文乎僕固憐念之深者函言
爲佩

答張屯院鄉史汝懋

今天下文吏多擁兵自衛而驕語訓練蓋自保陽而外五大將軍俱未有兵而多總千餘少不滿百乃四萬之衆合之萬馬則歲費百萬皆統之文吏而大將軍不敢問乃諸公惓惓關城之兵不知關城號十四萬者有脩工班兵三萬有奇工完則去非兵也水鐵舟車匠役夫工萬有奇非兵也合關內外沂臺頭營九萬有奇而關外自中前至寧遠合之邉堡可二萬有奇而實在關城者可七萬近有火砲手四十火鎗手一

[illegible]六千而弓箭手可三萬新調之健丁與各部之新丁後部之調丁約束之撫綏之自可用獨是穩著之說成而懦夫奉爲聖書又惓惓議在關內曰關外部署便引賊來且曰資盜糧是以逆奴視伺爲毛二百資具而在在潰陷皆兵引之也豈不愚哉今之計不守而浪戰者敗絕念不到恢復而曰守必不能守僕今百計以脩關門之守而餘力以脩前屯得前屯之備如關門則更以餘脩守寧遠是謂近守而合毛沈二弁

以覺華之兵過再以夷官托廣寧爲招撫之號是謂遼守然機會適合工力旣備靜則爲守動則爲進取此似不必諱言而𠂊人以罪案輒曰此人要恢復夫恢復自是兵事獨事機未到則不可豈得諱言而以此爲罪者公祖不鄙僕而肯爲同襟者肯爲開誠以教企望企望

答王霽宇

讀進御招撫之論抑何痛快切摯也事屬虛𨔵而得台論爲大敢不佩之獨是王雖未厭人心

惟老公祖有所以振之耳么麼胡羣而以未諳邊事者主其論何以行關城將吏之苦甚可念也老公祖議爲作勸敢不爲將吏佩之是唯台酌昨言虎酋感疑撫之思咄咄稱王太師三世矣誰謂虜欲無厭不可懷哉倚楊寧爾

答傅仲綸御史

僕獨攜空膽而門下兼有略乃敢以豪傑歸之卽空膽之身尚不敢自同巧宦而況膽略兼之門下何得私其身乎安滇之計行則滇可安便

當並出以共圖安社稷者僕之衰殘即退処林
壑尚企望之貞指手尚顧嫌德怨天下無官矣

附謝

又

調船耳非調兵也北人不堪乘船故連人買之
耳此中亦不須水戰要以水師從旁援之而世
人不解祇知有文龍而不諳地勢姑妄倚之奈
何此事原無妨于地方亦可不致譟呼然實以
充在事為我籌世心耳紛生自是佳書生那得

從作統軍以渠有言于所知云曾向兄論議及兵也遂欲借其能事而受命于兄今直自爲頁舟耳王尚賢在乎是所謂有肝膽者刀鈗之助最動天下有心人之心係之係之

文　蘇道

僕之乞退亦必如函教而後退非敢係次幾篇腐爛頭巾話遂可高議藉鈐也今天下豈堪此等潦草乎獨是今天下不乏有忠蓋人而解人少卻更有一種不願忠蓋者從旁弄舌耶今遂

號祖何尚如去歲春初時而謂相謂曰安宜曰兵不招不可調不可冗議亦鑿鑿而不知關城之兵號十四萬而脩工班兵三萬二千局役運夫下六千有奇分防關外及海山間可四萬有倚寶在駐關者纔五萬伍千除城守外僅可設伏作奇兵而世人未解衆以度支無法而設口設兵至于欲減額餉幾致生變以僕不避嫌怨顧若斯矣天下事堪言乎又何待兩屆作崇也小醜奄兒亦足以見鄙懷　近歲病之極然不

敢以身爲草此牘畢便當出駐前屯爲曾田試
護趙弁作關門外護僕向謂經撫計便當退亦
不令僕不敢退居但當進駐關外令脇縮者不
得不隨耳趙弁名率教大得力入特出而與之
做成一重關守率爾言不盡種種

東內閣

猥以迂腐謬荷　聖明重任即令捐摩頂踵未
報明恩豈敢卸擔推托且自任而自辭之乎但
恭冒班行終年不得一覲　天顏凡一切中外

人心便覷同外吏誰肯遵服法令蓋久玩而褻人情自是如此三位老先生寵恐大體可爲不肖一奏　皇上暫召入覲以見　皇上不忍棄病臣于外之深恩即不肖借一覲以入爲中朝發明邊城事體使曉然盡知戰守機宜不肖更得仰借　天威抗頑將吏往回不過十餘日耳不肖此意總爲朝廷大體倘一行少有差錯决不妥計也今日出關整頓前屯矣病中附言惟亮在爲荷

答徐永平太守廷松

揣度之議自厰而三軍之不願實兵似非常事者敵所越也吾輩養兒女决不忍所知不可食之物而强之食兒以爲然乎天時地理加以人事之疎奈何獨咎兒一人乎嗛嗛然不必一一爲辭也何如

答岳石梁撫院

行之局須于仍須手豪傑手未即得而隨手布局者更難即當局者眞成手談耳閫外兵民不

下十萬獨前屯以三千金牛種得可三萬有奇
弼民間可四萬差可了此城乃寧遠新歸疏令
人深念不得不遠計耳諸落受撫令可粗完虎
酋之用必不可落舊格者獨以夷官借活着或
可為也寧遠以西未得妥何得取廣寧數日有
小疏嘗請教何敢承厚雅

答永平道張春

以天下之好惡盡付天下天下之皆愚即我不得畧
愛憎人何得為是非行役孫城率答不盡

答高陽惠令君

彈丸之地仰借鸞栖殊爲屈重然罷邑凋殘之
審叢生微名世大手其何以倚命所幸法在必
行擇無不冤遂使善良安于田里而萑苻之發
即撲無遺此寧獨彈丸爲幸是社稷之福也闕
吏領手誦明德矣讀函教深佩慈明盖敝邑捕
盗者逼盗則武進錢父母曾力除之而以盗誣
攀脅賍于富家則祥符王父母曾幾爲大害自
做父母仁明小民安得安堵乎敝邑舊事一爲

訪犯而家富一爲賊之家屬而家富非以其犯其賊也輕所訪而訪之干連者反重緩于賊而家之誣寄者猝未能脫勢不得不交相賄買原口至其猝辭于下而暗索其賄者更多父毋羈手兩露心吾儕小民世世誦明德哉敢爲寵妨㓻殘以謝

東葉相公老師

以今天下而老師悉欲去乎恐矣試念　神皇帝于老師何如而恐若此門生以[illegible]





狗馬之病彙較于射虎之幕乃可去耳老師亟
先學門生以忠忍予斯無明與有幹略與可任
者此中事體有次第可徐而賊來可抵乃敢言
去權老師亟爲門生深念耳小疏願老師主持
門生可任候知

又啓

方今財賦匱缺而議修築自知不合時局然邊
成國百世之利也門生平諸有計略者以數十
日歷數百里所宿露幕以盡險易大勢盡蹶山

遼遠天已爲基得此一邊則山海爲重關而神京在千里此中用山用海修守修復勢險節短自屬可據之地須駐寧遠遂可日得偵諜即恢復後必不可少惟老師無以迂儒鄙之似可爲邊疆大計

柬韓象雲相公

讀老先生諸所擬述得持大體成朝廷之尊不獨抱樁吏藉生色也日來殫迂腐之力遂及年餘開城似有次第矣即新撫曉暢有心有略

錄可了此但得無擺脫無與川以地方付之而責其成即逆奴不足憂也宗兵可去惟老生爲國家大計力爲主持宗之廷腐不計一身想在慈亮即小疏言不盡意統惟老先生主持臨楮可任企切

又啓何崑柱相公

久不奉老先生教雅遂且感老兵頃有小疏乞身念不肖素承知愛得無爲深念乎以息肩之身抱狗馬之病難對虎之羣者歲餘矣新撫具

可大任但求無以舌戰撓耳宗在師中久致且體輕人玩更以一柄兩操與二柄一操俱敗道也老先生知宗非敢區區爲身計者惟祈爲國家遠計並爲主持可勝大願

答張總兵士顯

旣受兵柄當振起精神爲之其事不在我而誣及者當自明也注意

答劉御史方壺

審議聽言抵掌而曰可可者敢不中微而圖獨

是　肝膽丁無鈐略耳逆奴狙伺遽謂白安而省兵省餉之議紛出正恐目前猛發那得有舌挐者關東十數萬殘人賊來何以護賊不來何以餬其口師老財匱進取何期即營兵稍有次第而招攜諜間略見機局第大敎所云奴狡殊甚安得謂赭地殲人頓作下策也泰中當天下之中得清譽為安遂以安天下邊人藉風猷矣率爾不旣

答孫司務元化

閱即拙爲快然以豪傑俛而就此更爲慊慊又念豪傑何渠不可而慊慊也乃更爲快還朝可冀遂得朝夕聞快語嘉幣未敢承念凡情索那得倘人者亮亮

答沈總兵有容

費多少心力一理以械而遂欲慊慊去乎豪傑那得如此時爲將擾勿墮術中自是切要如須者偵所蘊崇而火焉更挫其氣于一紙宸爲有得而實心同心更所願于豪傑乎者甚欲也覺

擊與敵兵聯比而三島畢盡書乎日夜使翅呼
吸快歸快歸馬蹄聲自健那得灰心求去者難
據之兵可用乎麾下用之此中多欲餉取儀以
北汛之岸宜須用避人乎其以教我大將軍工
子圖成拙于說兒此不肯亟欲得全臂耳僕自
下可西旋願門下為我留一盤豪傑之用畢實

答毛總兵文龍

當事不理邊鎮之餉亦不問鎮之兵獨有功
則喜有禦則漫然或拆而不與即關城時復中

之僕且西旋當入覲爲　主上一奏該鎮之苦
心也金州畢竟何如僕欲聯比三鎮于海上而
風汛不時猝難得通呼吸也大將軍爲我圖之
丈夫爲朝廷圖大業須是大其心胸勿較爾我
天下事固非一手一足可了也願將軍念之

答馬總兵

豈遑日夜廬勞瘁乎何似爾大將軍者惟善調
之爽情種種人情亦種種更惟善調之渊中將
理繞恃門下可亟發

答王彝字

何日不防而况已趨邉乎正念固絶之巫須見大人而返耳僕數寅賦之報自料非的僕乞歸而謝府公以此謝乎稍止之矣

答楊管隱年丈

聞年丈入長安爲快朝廷得大豪傑湊集便自有擠挖亂包討此等場所正須年兄豪傑手了當耳僕人稱天下安用腐儒鄙徒飽腐腸何堪世用而迺豪傑所不可者第且退與承函教便

[illegible]按[illegible]也卒爾

失名

以筆[illegible]壓心寫腿底真象故佩病鬼却有療方正

須[illegible][illegible]中物耳承教附謝輔臣[illegible]慨至飲至[illegible]熟

令人登不掩面百惟易之爲說不然同心說隔心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切小疏請教以謄抄者遲來得遽閱大疏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然我兩人却似不相照管也者再懶

[illegible]令

家信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逆惡老父母治邑狀邑之凋

効而難理也往或罷百務以護百姓不能今何
以百姓安堵而百務俱興無論文里武祠與學
宫并煥卽邑乘固衢亦所迁置不道而今得以
昔行頒令千百年忠臣義士不至沉淪土壤共
功德又不獨在父老子弟閒也敢不與觴鈽焉
竹式歌且舞若寄踪遠地者遂得爲列名維桑
將高曾而下式勒之獨是枳棘久羈鸞栖想當
內召以亟隣勞勸耳薄俯愧不成事惟粲入爲
衙盧父母祠記幷邑乘序當稍俟解嚴勉爲之

以副台意又言

答登萊田監軍二井

以吾兄深心遠略菀不得施弟遠柅關門急不得飛渡東海與吾兄共圖大業偶不覺憤為題祠倘吾兄肯終覓海上之師固社稷之福也況毛二師當需兵幾何今兵幾何用餉幾何今餉幾何舡隻器甲有無幾何當何以備辦今討當何如從何處下手今且何如後當何如其機會走何時候願吾兄一一密教之兄所約豪傑剏

已保之遠兵可用否弟聞吾兄極舉屬弟不勝了緣由未敢答其處解入事甚有法度弟有疏乞還不知　上意何如病中草率

答梅長公開府

今天下竟須鐵老底定矣稍俟風猷以快天下而盡捋實力以竟緩急誰謂間散可終置也周綸司況心遠略寂謹宸精覽可快者乎彩發揚而無貴鄉别段貴人之氣此年兄所云落落穆穆脚踏實地者乎敢不佩之此中經撫原不

必兼設合用一真漢子提兩道以令諸將天下自可爲也一柄兩操便自紛紜而罷鎭歸者能爲口語卽如舊經撫早釋之所在以省長安議論便是邊境福澤弟且乞身矣尚須爲 主上圖一明此段公案也寧遠旋偶病率言不盡遠念企切

答周餉司之夫

每欲接豪傑大論以豁腐懷而百餘里遂相隔也欲人之在東者相次俊業遂作關吏胸眷不

得不計所以護之養之兵屯邊計終非腐儒可安幸兄教之爲荷

答陝西撫院孫洪陽

往田司馬之後松山也唯善用番耳搆兩酋于鷸蚌自是豪傑妙手凡抱關而蹈踣籬下者詎云守乎此中頗以此法而効要令之猜忌殘暴不獨行于天都野利也獨此一事兩柄必紛三柄一操必戢方在乞身以無掣建牙之肘而尚不得也過承注雅可任企切

答登萊撫院袁節庵

即節鎮臨海濱而猷略屹然中柱何渠不司馬而况東叙乎明命遠聞邊人手額喜可知也海上之謊日新而老成者又復稱病中朝竟未有恐其事者即恐其事而不敢問國家何賴乎讀太疏曉習精嚴想可寘謊弁之膽乎僕乞骸未即遂獨此中一柄兩操終未便耳倘榻率爾郰附𢬵蹈之私

答趙兵書明宇

今天下大計無踰中樞以邊鄙之利害爲廟社之安危仰藉壯猷指揮九塞遂以固圉寧人釋主上側席四顧之懷蓋途出所曾經人由所嘗試也抱關將吏式禀明謨快爲額手指縱在望矣率爾

答何主事天津贊司意

衛高賢佐箸勞司百萬人命脉有攸明德何得晤言殊爲惆惟慶也

答馬總戎

僕以門下之病而病矣幸善調之閫閾以內亦多病也可有若醫乎別事便如議行矣所諭餉司如何尚未放當促之惟門下稍息心氣便自愈

答通州盧兵備維屏

官兵之耳目即明神之鑒在誰得以冷眼忌我者載佩壯猷服膺遠計遂作神皋重鎮也寧獨見熱腸乎天下熱腸人原不管冷眼惟丈安心爲社稷計寬此熱腸耳率復

啓馮御史按浙洶水

念清樂至止建威銷萌安一方安天下矣語云天下安用將儒儀將儒也以空肝膽當丸泥其餘有幾殊碌腐儒俱在後先錄列而實應且增或增而不應然就所應而煞竭迂腐秖合如此耳廣狡如故方狙伺正虞猝發即秉開招攜使其相猜相惨似有機局而關外十數萬難人姝貧匪盤踞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爲大退而精嚴餘守等得盡是深心獨年來火砲干

二萬有奇差可抵賊來一戰而關外西衛三所
城垣俱非甃砌口來歲四月可竪也野無可獲
而堅壁以守賊從北山南海有偷出為則日前
之慮也總之大兵據寧遠東南以沈毛與覺華
相聯使賊自備二千里海防而廣寧以東官招
獨為聲則淪不為重關而神京在千里乘間抵
隙以守以取必不可易而毛不足糧沈不足兵
覺華兼不足船世入日賊不從水來只縮足關
內賊以千里餽糧必蹶延挨時日聊可容頭過

身天下亦安用此不留者昨出關外三百里内
編察河山議以徐中山建山海關迮築寧遠邊
以戚大將軍法構與水以西其百世戰守之利
也獨聘詘牽盈不合時局然不敢不入告兄爲
社稷深計稠不忿戰雖悉也幸悉教之企切企
切此中只得一豪傑手提鎖道可了必不可經
撫兼設撲于此時便覺爲贅蓋一事三柄三柄
一操必紛必競在當事而禍中邊疆此宜易曉
聊而世或欲撲以無所事事處此而需其數想

本不念朝廷耳僕向來敢以肝膽向人以兄相
念爲切遂不覺饒舌附謝不一

東王總督齋字

閣牙建東向以張吾軍遂以協彼狡虜僕病未
能從也殊爲嗛嗛以宋人協救虜僕唯唯不息
正恐効不効爲嫌耳此日山人亦當在老公祖
指揮中則可或法成而待臨敵任使者善即撫
虜不必有山人也今天下奇衰羣同吾輩身爲
大臣而老公祖更身係天下之重其事雖細其

謂全德人心甚大且以四家丁而不能用乎之千萬何爲即諸虜定當協于老公祖威德受款而退如其勢在披猖又安得恕之近關也乃若以兵協虜以虜練兵則老公祖弄丸大手腐儒識之矣僕百凡識大教爲師程想知老公祖大道兼容用山人于戲嘑耳敢以腐腸爲拗然有腐腸敢不吐露

答岳石梁順撫

僕之去留在　王上乃它人借之而　王上未

嘗借它人也昨小疏入而　聖意未可知適兩
地之瞀報僕阻之而更至遂以爲辭此中殆有
機局焉而我不得執天下事留則任之去則順
之强以其身任天下則天下之去我者更深而
我終不得如其任僕令亟欲圖去天下而非獨
去關翁所教我自是一家餅手乃腐儒自有腐腸
耳

東莱相公老師

惟
　主上德福崇隆　爾方慶戴郎老師不得不

迫而出是社稷之福也門生略理關外幾五十月妹未有可以入賜者即卿口來的也東夷近廣猛發而後有可圖西夷近可支撐而後實可懼東之猜暴以我撓之而日甚此中似有機爲郎猛發于千里我當有以應之獨恐彼以狙伺不發爲坐困之術而我更以望困餐之其發更大然賊中獨一二人爲狡不殺我人或知其去而縱之爲可惡耳此時避人歸者日歸居者日圖歸而敢怨叛人各有攜心即王世忠之兄

兀爾忽答賊中號爲王都都者適聞賊疑之不令管事但得再攬此機一動則賊日孤而發易制然在我堅持要領而必不以此爲正着以墮其中耳西夷之中行說盡我人爲之近如宮學文不減曩之哈舟陳通事推計除之稍可請耳狼素貴英近肆要挾以新號貴英不强覆于我不雄行于夷而宮學文爲漢忠順撫逆剿原無難事獨兩應之爲虞不得不忍而爲之圖徐可自定也仝縉曰富生曰川繁後之可慮今爲之

曩共族時日了眉睫亦可容頭過身乃若遠慮深念通身汗出有食不下咽者尚煩老師擘畫也門生腐儒所陳奏無非高論而着着為實惟老師主持此時新撫真可有為而經撫決不可兩設只以一撫提鎮道為之自是並提國家于薊遼原以一總督兩巡撫郎門生自覺為贅蓋去年門生不來尚無端委今郎中材可為而況高材者門生此時無可着身處必當長往如去闗以謝此窗老師豈不為門生念此時人情乎

當今之世了無益于人而孤言行意寧得久乎惟老師亟爲門生念之

又啓

西虜大王黃台吉頗曉事獨浪素貴英乃長昆之後西裌不遂而去矣此酋原無秋賞以射獵抵邊如到有迎風等賞業已領訖乃盡撤望門夷人有幾大號爲忠順者皆不欲撤而浪貫扯從幾太怒先回巢浪素亦已回巢我投撫賞書裸雜彼夷亦時爲嗾陽只得隨機與

以兵而往彼講譬似可無患虜人犯木約獨在
殺刻刻護備之耳湖廣土兵土官九千有奇齊
派北山防守去歲五月間會合營逃經略以袁
山石撫曰殺數人稍定而遂不敢問以副將王
光有統之終任未識官兵之面門生設法減汰
其官遂以舊撫減汰其兵而土兵每教兵爲亂
先以山石道發四千于關外後以參將陳九德
代胡伯灝統領乃盡出其羸補者七百于寧遠
以其病弱者百餘人附糧船去仍行各營南兵

不許補北北兵不許補南而湖兵之官奘以清湖兵之精悍俱可用陳九德乃陳璘之子非九德湖兵竟不得用矣此時官兵有火砲千萬二新調戰車并在鎭新舊車可二千關外三營前屯二營寧遠二營而關外合城俱可完築衆口砲俱日夜催攢略具卽賊來堅守勿戰而城無可破人有償心自可無虞獨關內外兵統計城守車砲尚有未足者八千餘人當卽言補而部借軍需未還尚在措手若隨時訓練則撫鎭以

各將爲之而新撫馬帥俱可以一丁當門生自
關外回亦多闖門行文書耳犢者帥濟僉敢牽
具一一

答玄節推門下

僉門下明允寡成自當清要甚快別指既悉矣
同鄉在所禄者想可有往復乎僕之迂腐胃任
天下之重獨持一片癡腸耳東南時勢狙伺猖
獗俱爲可虞而世人渾欲減兵省餉待恢復而
後議兵不知何時是恢復兵從何處便集也瘋

掬率謝不一

答侯秀才武疆

令公之議之才自是偉大獨此中事聽該部爲之不敢擬內閣樂部權也親丈可細言之獨是身爲大臣知其才而不能用爲愧耳僕在此遂絕交際一切問遺俱不受親丈亮之

答王霽宇總督

甚快牙旗之東指寧城也壯猷覆額之民旣已含生吮滋而垂結之蠢狂而頓遣蓋鬱來鞫爲

茂草不圖我三軍至止也獨噭噭狡狡終貲觿
諸是爾齒餘耳僕必不可留老公祖明知之而
忍作世語乎此軀何足捐正以捐千不可爲遂
以誤天下竟負此肝膽爲懼也漸遠台儀妹覺
無以爲鮑可任悒悒

答岳石梁順撫

卽若曰羆熊不二心而世因馬牛維婁之安見
非雄兒羁置之跉踔而行徒受粲于彼美尚不
敢問行于樓居而復共歌車于甲舍乎正恐仁

義之市貿此孅縯爲逐客者掩口耳無亦自念曰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雖然東海之波臣可井涸鮒而顧視北溟之化鯤後風九萬也其敢忘之讀大疏皎若白日

答李懋明侍郎

今天下大政在中樞得豪傑膽識便可指縱邊陲非復眡廢曉于決朌者敢爲社稷慶新銓之政强意若斯矣快人快人居鎮之苦即邊人之苦願無忘拊綮念此如薺者耳此中經撫亦不

可築毀而況盜儔兇施火居乎更願年兄言

此論更以為社稷慶

又啓

壬弁銖具材資斥以調于所指揮而俾于所程故盡洗其肝腦以自獻其長大英雄驅羣力類若斯耳左右之衆豈敢忘之獨以蠟賊未期而嘯咄為將吏教勞亦足羞也尚在低佪耳楊州兵可撒發所需以速之矣歲病又作急不得羞語

答袁節安登撫

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裏洞徹株令人可味世人喜擁耳竊鈴而耳竟不可掩也沈將軍祗爲公家出便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無藉人言爲釋負計兒頃言其病也然乎以大將軍旗鼓僅三千餘自是難責以展錯惟酌計海上諸兵如淮遠之兵俱可撥之立圖大計其一切舟楫器械有無多寡敢煩與綜料以[illegible]時決不可緩[illegible]撫而[illegible]大舉此[illegible]

所謝

答沈總兵書

册授大將軍報甌征伐無識之然親其人與與豈其不念此而同世人汶汶耶賊狙伺未發而囂縻家言聊牽制家言拊掩耳竊於輩頭欲省兵省餉當縮頸淪闔內爲守不知狙伺者猛發而兩家竟何如河西之將豈無兩家耶僕力僨將軍與東如骨幹敢不樂聞吉語獨恐虛套一成敗乃公事驕人之要領寧足膏斧鉞乎願將

軍爲遂志勿苑苑于贖贖者兵馬舟儲乘時爲具予日望之

答王霖宇總督

日又長矣髮更短焉拊孤劍以驚心坐傚旗而乘服敢懷後効實倚前籌察陰陽之戦惟徵徒守閒謝誠令見天地之心曰役尚看碩果精神敢傾未厭之施殊切不恭之懼謝〻

又啓

撫非恭以指發方啖而邊沢不戒遂有中左之

慨痛念兵以防東遊而已不格西款矣撫以勦
効順而又已殺都將矣吾輩所焦心勞思冀得
一當而戰與撫兩無據也似當以兵臨邊根蹤
失事所在部落而大創之正恐護癱終潰爲害
日深又恐割瘿俱傷所患不淺名世大手何以
教之

答岳石梁巡撫

嘗険子雄當爲斷骨彼其心腹乎奈何輕㨿岳
家軍

答馬總戎

氏百需兵只問當否亭得以前司既去遂可罷支乎可再酌之山東兵與戢武營兵可如議即行但以此防逃非計也中石之行似當總兵臨邊以問相直部落方是堂堂正正度可行乎此地既無王將可發發以安人心查發一切弃分明兵馬錢糧即馬鏰亦督令發諸應行事宜可細心計議關外各地方一二中飭嚴謹東賊關此駭與便自生心前令寧遠等將十分戒嚴

修城工勿太急促致人心怨惟注意

答蒲圻令吳門人炳

目今銓政漸清以門下才品聲實自當清要但勿急勿躁靜以俟其自來但覺相得廼想念昔日風波却是目前受用彼當時用事者不能害人豈能利人哉別指既悉矣歲底有還朝之期當為門下一問之

又

以空肝膽作老莽妹愧此孤劍也一柄三操必

紛必競口乞身而　主上未允遂令世人牛馬維婁之而維兔罨罝之也僕去年不來不可今年不去更不可以兵將當整頓而事權當歸一人在今日以一人提數道自可了當耳不見黔蜀之督撫乎用間招攜遂動逆賊殺機其殘恐猜忌固中國之利也病𢟍率言

答祈東慶職方同年

前大司馬謂趙弁殺援曰殺欸虜也欲以趙弁謝之所四分明白而能令直以要挾殺參將套

議處割賚西虜之患寧減東虜乎邊事累人焉知也乎兄名世手不來了此乎圖說宄悉探心演習數人便送火器鎮收造以試其成衰病又發倚榻不盡欲言

答王總戎威

念貴鎮之關中外也寧待東酋乎西虜所在紛嚷而護癃終潰其患何如文官坐擁大兵武帥日牘零卒而中樞無一醒眼偶一警聞便四顧旁皇孱一少卻穩如泰山高坐而議減兵減馬

省兵省餉天下事尚堪言乎疏議曉鬯定當如議惟着實力圖之中朝內責貴鎮外責趙協當有深心將軍為我一鬯此懷為祝

答李松蔚尚書

九邊倚命慈東唯是真實作用透底清嚴破情持法如衣有襘如帶有結其章幅方員各得其所方令法來行而力沮之意格之誰肯壞自私而皮成大家公世界台丈從來真實不作世格只有深心大力堅久不懈以宛心術門條件如

今日作用便是生息此外括索終歲畫餅更生
枝節然手底須要得人如此中馬兵僕旣減汰
其官隨以舊撫清汰其兵後先減去萬二千而
月撥日汰如掃几塵要知逃亡有報補伍有法
自可無大虛冒湖兵初有八千餘人去歲四月
僭聚旗而逃舊經以山石道撫而囘殺數人而
紛紛不定遂不敢問其兵並不敢問其官今年
易去協將而以陳弁司之遂覺清徹百事惟在
得人耳北中兵馬必不敢不清必不可爲減似

當議避之苦餉爲關外計目今借支未還方處窘乎草束未辦更切燃眉惟願並計以慰窮人病蓐率言不盡惓惓

答岳石梁

彼其之子何得遽擬岳家軍近事或欲留兵而謂餞客耶敢不佩台教

東葉臺翁老師

門生獨有老師關心它人何關盍　主上既還以門生當泥尤深責而力又不能令中貴人[illegible]

言中間有好者以門生不可去關若爲有益其有嫌者以誰敎之去且敎之在此姑以馬牛維繫之甚或欲雉兎羅置之然皆借　主上之不可行而非　主上借衆人之議以不可也門生之出以自請豈中朝忌之而特逐以出遂拒而不入乎門生今日求去實以身旣病此中再久便又以巡撫爲贅又是門生不合門生堪此乎邊事壞此乎只一巡撫提鎭道爲之大事自定不見撫格及今之黔蜀乎事久變生議論叠出

非計也此中不責撻伐只來則禦之儘可支撐無難獨此中議論令人顧盼難支惟合併一人乃可耳門生不與陸宗本往復去歲解貂來此一見曾無言及去留門生想宗本定不敢造此語惟老師勿聽此搏弄宗本者或借以間門生乎獨姜雲龍有與岳撫書今錄呈然門生亦不敢問蒙老師遠念厚賜附謝

答李庶常若琳

一作抱關遂廢一切身世即兄家大事相仍亦

未得一真得手教妹切悒悒惟與讀禮之暇留心經濟勿學術門俛首低眉故奎然須要着實爲之又勿如不肖空肝胆肩任天下也不肖料理歲餘今不去恐一柄兩操終致紛紜且衰病不堪馳驅非敢脫維𨯳也附謝雅意

答門人 徐紹泰 吳淑 江用世 湘淡龜 章夢瑶

一出抱關遂作老萃矣得函教宛如披對羣英不知身在金戈戎馬間也獨是晤對爲隔不得籌籌爲我助耳方今字人之吏寬爲親切固饒

大吏耳目而諸子曹吏作日月光際亦棨旁覈綜惟檢束至行不減方袍矩領時也經濟實學益深益練無若僕之提空肝膽冒任天下徒爲天下維要附謝不一

答刑主事江用世門人

以門下材具當以自雲曹爲鄙耳然此曹固自重愼乎其身而明恕行之何曹不可禮之所棄法之所救可以明法可以檢禮此中却有大經綸吾輩隨地深念當是長安得力處僕衰病遜

肝膽既竭而馬牛維娶之將雖鬼蜮置之如天
下何昨讀沈雲升疏殊令人自念兄爲我致謝
諸兄雅念感切不盡

諭協守滿中軍

適令就見在小車運米送寧遠可于前屯三處
設法借運目今海可已水當不患無糧馬匹近
日何如天寒地凍兵馬關心中軍遠防心甚念
之但大丈夫身報朝廷敢辭艱苦中軍與總兵
自有定體只要在下者謙恭行手本還未妥勿

祖總兵有言中軍防寧遠之議是各道公議而萬道更先之不與總兵相干總兵還有不欲用之意中軍可安心勿與人較計如今疆場事大只要勉力報効朝廷不須分辨禮文小事只如本閣部何曾敢在這面做閣老中軍可體我意泪後做總兵便可體悉人情東西塘報可加意隄備其發去器械砲銃可到否水此時可堅當悉運之抵城不然亦當設法致之即冰求堅可經門行遼船心甚懸念此事可報來

諭西虜

諭滾吉把拜賣兔等右哨大小頭目近據副總兵官報稱爾等哨守勤慎昨以你哈喇慎家達子中右可愛事都該得賞總數仍剿殺不可分哨准數但副總兵官說做家徹坐門夷人又差人報事爾等又具稟帖說明不曾作歹爾可安心守本分朝廷數賞不是小可都要學好盡忠知背義忘恩定還剿殺大施如今天朝明分順逆學好便許安妥如常該賞即賞不學好便行

剿殺不肯姑容爾等可安心守分特令諭

東棐老師首揆

門生之當去獨以此地不宜兩操舐今黔之督撫可幾也即王霽宇亦苦矣當與門生同去獨擇一精強有幹而又老成沉毅者以總督薊遼而撫院以關撫提鎮道為之操縱歸一政無兩大社稷之計也岳石呆必去以漸人為世人側目乃其人儘有條理無負遼疆者統惟老師鑒而防禦邊方事體重大未可以去留未定之身

爲世抓揄而能有爲者小疏字字肝膈亦邊人
心事登撫去則兩鎮愈無着落今既加銜當責
成節制兩鎮其兵馬錢糧俱屬料理毛弁未必
真而聲勢可喜昨來報功特賞其人于遊衛三
爵三砲仍寄大紅蟒緞二銀盃二綵亭盛之其
郵蓋借以鼓動邊吏沈弁胸中真自有略而世
人未知纔欲有爲而詈者踵至遂令短氣然可
作而使也有登萊一着以合覺華方于平島合
局唯老師酌斟以教

藉名世大乎司人倫之鑑而風紀之司得藍公

東越儕鶴吏書

繼名世後此等盛事頗關天下安危敢爲社稷慶乃若雄西地再得一二人則在司人鑑者矣

頃讀太疏與蔣僚譯良心語謂心體廓然太公無方無體其用在好惡其機只在與人相近故曰莫知其鄉孟夫子論說一鄉一國便落方所天下古人便不落方所往復舊着每合羣力以擴一隅然一隅起落世運隨之亦同類亦入倫

死劫數記曰同舟與異舟非也似以善惡同異
不以同異彼我擇善以膺黜之調停使其黨類
自相懺悔都是鄉愿太公都是莫知其鄉計名
世覺羅臂撼此劫于太平也勸撫方落劫中必
去矣然此以實可用宗以空肝膽為世維婁而
一柄兩撥縣之督撫可恐也翁何以教

答沈總兵有容

問今兵于何徵船于何取攻守于何計大將軍
為我念之亦知月前稍有微患而今且虎燕衙

如也即以僕之惓惓大將軍其忍負之令僕爲天下笑

答齊康常心孝

讀手函竊恐肝膈之愛敢不一一佈之獨是時可去而尚作牛馬維其七尺何足念恐邊事日紛才見黔之督撫乎僕與撫同主批駁而兵馬錢糧各有司存今日僕當委撫做勝如弄弁沫不知兵馬不歸鎮協錢糧不歸餉部而盡歸之撫其將能乎除此又無可做若有與謀奇計儘

自說出誰爲阻撊前撫以八月任歷至次年四
月止得點兵馬一次清汰過一萬二千是撫之
得爲而餘俱與僕同今撫以今年七月任閱邊
後僕即議以點兵馬以兵將屢出屢入迄今尚
未完前撫以僕之疏有綱紀責撫道以訓練責
鎭協而謂任撫者輕僕矣曰天下實而有據之
事皆虛而無據之法爲之假令以訓練責撫道
以綱紀責鎭協有不爲天下笑者乎屯鎭撫院
標兵三五千自可提將領身爲訓練便覺有事

做此中十餘萬人那得一人爲之付之衆弁而
以一人爲調度此一人足調度而有一人下不
得自訓練上不得主訓練即有批斷只得曰候
主者行此舊撫所自名爲捴也近又曰總兵只
忙文書不知總兵之文書在初尚多以此中端
緒紛亂方在整理既有端緒自無冗雜[illegible]有術
呈特見行格套至委用一衆遊則鎮道發擬送
定僕給之劄其中千等則鎮其二道選一闕之
俟令鎮劄給此等事皆撫院可自主而有僕劄

撫獻無事是撫所可做皆僕攬之而非鎮協攬
撫之事也僕故曰一事三撫必紛三柄一操必
競以更有總督在薊分當為也此僕所以自乞
身不見黜之督撫乎以一總督提兩撫舊法自
善而總督要强有力識邊事者僕去年必不可
不來今年必不可不去今未曾殺賊何得言必
不可不來殆未敢一一道也盖主者在遠近水
陸彼我險夷潛天潛地可言不可言而人欲以
事欲以事求亦何必主者病榻率言惟教我

答李兵侍懋明年兄

望牙旌入長安遂爲邊人運幄籌也豈其于此時忍作豈遊乎潢擬過津門一披雄風而遭世維婁遂不得越逾澤一惢徒悵此盈盈耳虜欲何厭而將殺賊既以殺賊罪將賊殺將又以賊殺罪將一時將者不亦難乎蒙之極也何亂不成邊將待邊而匿不見虜有相機剿之耳深入爲疲何得不念承函注可任依切謝不既

東唐令公

鄜城蠹祿天下之惡皆歸焉先聞有田廷臣爲
老父母嚴捕而遁抵鄜城乞容于杜武庫不可
得聞僕開之而去適又有劉廷梅作假親識潛
住鄜城此風昔不做好事者以巡捕官報特解
送本籍仍不給之路費蓋借以懲作奸犯科者
勿得以此爲藪非敢薄桑梓也惟老父母寬之

答游直指肩生

念公自爲討得不言去乎以公爲天下計安得
言去乎減兵省餉之說成而身在當場不無齟

盼却令眞肝膽眞豪傑抽身去胡馬一嘶諸君盡飲誰復爲念雖然人患不眞耳眞如公者要不以此番而竟爲錯石也公以官家費煩而遠問遺乎附謝

答李總兵

風雨撩人勞大將軍遠涉爲念獨是狡虜方潛未可下手而我八爲疲姝可念也門下可與諸君酌計以行僕以此番殺我一將而下不動身以臨邊何以馭衆至于遠涉深入恐諸君未必

能也姑酌量衛之寧遠藥彈即令關內道給發
矣此事兩道如何不報一字

答廣寧道

念貴體未痊而强起于氷雪中甚爲念之目前
當杖策以出不令門下獨苦也廣寧主欵寧前
主剿以門下所欵之夷殺門下道屬主剿之將
門下何以報我山石道亦不言此事一字兩道
俱受檄而不報徙各相推諉浪爲大言邊城任
事亭有幾人而作如是觀僕非迫諸君强以力

之所不能也門下何以報我

答袁山石

以所云不足煩一劄者曾一劄之未能而曰大盤山橫據令人只爲怕大盤山橫據便了却一生寧足與深談天下事乎如此么麽而左顧右盻前推後扯僕直以此試共事而心死矣奈何奈何門庭間不敢問淺深遠近而遠行數百里亦不過如兩大將軍一道兩副六叅提四千馬亦以三十駝馱半月糧望西虜烟塵却步直入

纔州縣權理之行耳僕至今羞不推而兼以中右之識更勘破世人顧盼心腸口惠而實不至者寧足與深談天下事乎小小題目便左右顧那得此工夫世有好手不必入覲即可做世無好手入覲何爲以天下之智勇材力何堅不克而誰堪爲智勇材力

答畢白陽副都

騎吏之不調兼以芻料之未盡而馬之傷者不容不問矣然何得獨委芻料也公祖深心大力

邊人佩之讀函教心爲肯芦矣久陳枯管遂流螺髻惟教

東葉台翁老師

數承喟詔更荷再四仰達　聖心是老師始終曲成大冶門生感佩可任適以兩疏入奏俱係此中緊要眞切必不可緩者惟老師斟酌裁決盖關城以一總督近制薊撫提三鎭爲薊遼撫提三鎭爲遼遠制登撫提三鎭爲登而薊撫合一更無推卸督師經略一切永罷此冠直捷宜

緊切之者非敢飾說也至于閣下自任特一叚不得已深情耳不足聽也元丘一行惟老師贊助中藏爲望

答王總督霽宇

以此時此紛而值名世老憂天下事可知矣最承諭宜撫佳而亦以憂報奈何愚不得一借函開爲語奈何近中有事以無可奈何之日爲無可奈何之行然何敢孟浪也仰煩深念爲感

東孫藍石

適小疏論薊總督事惟老公祖酌爲我裁決然僕非敢爲飾說也近從登鎮知有田監軍一井鹽船事本官古直有大節所至爲民興利至不苟一介獨願做好事而任之適會憶與老公祖論救郡王太守云嘗爲天下留此一流血性男子想老公祖或在念也惜其不當而原其心事是矣以本官爲登鎮監軍僕與有共事之誼念其人也苦而世人未有知者鹽臺之議自善惟老公祖注意焉例

答廣寧道

勢不得不如此做耳昨沙河亦一機會而坐失之事可知矣貴體近何如關外起居自是不便惟酌量可旋以旋無過苦也關外諸君有可旋者不妨語以同旋此時兵馬爲苦不麹我輩

答張總兵士顯

正擬一疏得報爲據報中所云舊撫八百者豈調至關城之外尚有八百耶

答岳石梁鄭撫

邊備何時可不伸儆而况聽子雜投乎吾輩以七尺投戎馬中那得多多照顧世人一刻未患便覺語難爲張皇借諸公忙亂正可悉爲邊計耳小疏奉覽聊以傾愚忠于維婁幸敎之

答袁山石

適有疏入奏明旨當詰寧遠然何敢以車徒爲擾正欲以後部更番之兵同行不則騎舍中馬单騎往耳邊城仍當詳計而同舟落落那得不獨任乎屯田何如煑鹽何如造舟何如糗糒何

如車二千輛而無一人肯任日冀馱騾而不擋砲只得仍行有司之事如持鉢募化執扑而臨之饑思食寒思衣以邊事爲饑寒者僕當頓首

答岳石梁開府

中樞聚如許豪傑而不肯一詰塞上徒坐而畫可否擬拾齒餘以徇雄要耳李傺則曰執而問之浪素則曰綁獻不知誰執而誰綁之今天下邊議類若斯矣住夷于口而不令人入殆此類乎讀大議寔可醒愚

答徐成

此舊衙門事以衆議而罷亦若京師九門之錢豈然此輩攬工時想有所費要以工完所得償之一罷工而苦矣朝廷實未欠此輩錢也內閣不受辭訟只有衆人要費僕要省未有衆人要省僕敢費者

答馬總戎

驍提之兵隨滿副出者當如何更替昨孫副議要僕以出者方稍寧帖即應出者亦新從閩外

來遂且止門下可同山石酌定其便即從寧遠
來者說有煤炸界然乎鹽鍋并農器特以關內
道委鑄其屯田事昨已與山石言可大家計算
修邊築寨明旨促不知　皇上肯少發帑否其
班兵當謝而山勢高低順逆門下再與山石同
吳守禦計細為打算較閱俟于天氣稍和時當
諳一圖之口外道路諸夷部落原當平時哨探
明白不必今日有事也此事原議只合如此所
謂以將臨邊即不見虜而還亦可耳豈能深入

乎門下可旋即旋

諭趙副將

各城屯田事門下可為我細計令諸人只好買馬買騾招兵招丁至與砲車屯壘了與兵事若不相關戰車二千餘輛曾無一敢問者促之領去而不知宗再促之演止供促者之耳目而不知自家性命亦合在此門下有心計一一為我圖之官路如何常有零失可加意做備務發兵捕捉賞亦細做

答願寧道

㠯所恃有也既則日積以見爽朗襟抱益由觀

寧便覺氣皂神流無枯坐兀兀也望之望之

答郭餉司

前餉至而病良已餉乃吾輩司藥也小愈更宜

撰調無以慝起爲快

東萊首撥

撫之而勿動便是虜爲我用安得不撫獨是司

撫者專撫非法也齊宇當紛亂自合專力且其

道大而容然于今巳紛紛矣及今不急為合一
自是國家大害門生實常實見一片癡誠却亦
老師主裁國是之大欵門生非嗛嗛于撫亦非
嗛嗛于撫之人獨念偏撫之害流蕃邊方者不
小至于督師不効而又要去總督則身危心苦
老師固巳量之此中人情向背老師洞鑑再合
門生非妄也欵防合一蓟遼兼重去總督便益
為國家便益然而無害于住總督願老師為國
家深念門生于撫老不敢偷然

答岳石梁爾撫

豪傑任事須以膽識一二即參差而左右顧幾不令韓稚圭笑人乎小疏奉覽見台丈所謂血心人眞念耳讀新奏頗可醒發膭憒者當事豁眼以聯社稷之福也台東邢得毅然獨進人倚命乎獨不得促對諮以圖釋　小聖夏勞奈何

答趙老師

從戎馬間讀經世名集便如入羣玉山峽岬盡環璧也文字精絶遂爲世界奇珍乃台衡大業

畫在縹緗寧獨文字乎胡不即正台席而尚作
清地翱翔乃若尋心觀美則太平之托也覺華
大議世人未解惟老師拈出便是幽城機要敢
不必佩以周旋原擬歸鬪趨函下而急不可得
謹薦芹私聊伸疎曠之忱伏惟老師鑒涵可任
慷切

東閣內道

凡給支錢糧須具緣由支過仍具項款明白者
可合鄉山門下所掛酌自是決理關外行時曾

償有用數當隨手明白爲當

柬李松崖尚書

關門安危倚命握籌此中百不湊手惟以借支

采補幸惟注意不獨邊人之福也閒造有子毋

過風鎗百惟檢發爲閫城式更荷

答王户椎體三親丈

餽來權關之難也取盈取絀易怨嗇額于常難

甚而扣舷凝賦䑮航而過者易譁而難滿即令

之邊關亦若斯矣讀手教既剔百蠧而又怦怦

于歲之不易其額不減而無過盈蓋正中以逼矣惟明懇而謹持之調酌于情事間大約我北人齋恐過直任心理之所在不顧利害然亦有害事處僕生平多落此病親丈嚴而有節所至徙行而人安之甚快甚快此中賊易殺心難一唐裴晉國督師以一衆心而僕之督師心更分殆不獨力娍于唐而衆女于宋耶前之所云云上之嘗耶川去而下之後生日新願親丈靜寄而安之附謝函敎之辱

答馮敬亭

謝也兼一人肯爲討兵討餉而日日象癡求癡

知八州莫須有皆不肯之廷拙不厭衆望而畏

懿者也　聖上聖明自有主張即當事無不悉

就中惟事而又念厭略者願安意靜俟爲朝廷

受此身耳珍重珍重

答馬總戎

此何等時向何等人作何等語非所望于大將

軍也贅贅容面談

答通州道鄧瓊丘

灤陽地重而置兵不獨急當興也其于飭屬將士建威銷萌給以澄清之餘略矣大旆假臨新疆變色重地尚有長城哉久佩風猷接函爲快來渉兄無慈乎附問

答山石道

諸將有材膽者當留爲關外用開之以宅岐下爲向者笑人乎門下外內俱重可旋矣諸將曾之激射打叫偵探擇剩心人察諸癸種種者叅

若干歲若干碑若干門下向所討者似未得一一如識也然亦曾有可見之數乎衆口數數何以給乜田法見何如

答岳石梁

詛欲裁督撫者欲合督之任重撫之權或可弃力齊心以安歿土耳硬尋之以所未曾而曰裁督曰郎擔曰漸圖居盜夫也豈盡聾盡瞶而抑豈不聾不瞶今天下秋毫不結于人而孤立行一意能乎然今天下不孤立行一意而秋毫求

結于人能乎公論何時不在太平竟未有期吾輩身為大臣言可盡則盡力可竭則竭至于盡言曰翹人過竭力曰徒自苦而世有一種好官還我為之者曰是迂是腐此等寧有絲毫益乎公以真肝膽實為朝廷而奈何輕言去讀大疏爽然

東畢倫部

劉參將承昌東省之役二級而得一何也右綱承蘆塘內遊擊晉參將事高見以兩級仍得遊

驛而未發戰陣者衆衆者者矣永昌與有飭納
即其人亦自奇顧尚今議留其兵將為闖門用
闖台遠迭念闖門雅意也而其兵不足二千特
以闖子勛兵及毛兵請益永昌欲得合為大營
耳毛兵尚有幾何統希酌發為荷

答廣寧道

闖門何人不遺口語獨有平定全遼或可少免
而以今日胸臆即平定當亦有言而平定何時
幸門下仰體 聖明鑒注未敢遽强出門然切

念此地此時當不得久居私寓也有懷耿耿惓倚爲切

東關內道

歲云暮矣計切耕事然令人心怦擬一示未敢御出煩門下與鎮撫商確倘不爽無嫌往役以圖穩便諸種種統惟速計

答昌平部鎮道

念惟神皋歲月又已更新荒塞旌旗未堪變色俯懸倍勝冰淵拊髀之思仰按璽函特切同舟

之□敢煩大賜追介孤踪數壁謝

答晹和王總督麟郊

猥以結縭之辱當茲重地亦唯是長城在望無虞震鄰則北門之鎖鑰精堅耳方今西虜旣開東偏相顧不復舊格絡虞會擬爲攬也安得借大經綸五口了此哉兩謝不旣

答畢陽督餉

坐而待哺者不念持籌之苦如驕稚未知約口而嗷嗷疾呼于庾索也言之可勝慙恧讀大疏

再接函教其于以恤此殘人也析秋毫矣台臺不憚悉力以為邊人即邊人何得不自為內地
體維桭之恩真切

答于念東開府

伏念 主上慎簡元僚若弄印以待而重寄之
獨雅重明德畀以節鉞豈非念百二名區文武
重地索全材附之耶固知宸心難慎徼獨重名
位也抑重地以重人耳自昔大業多起西隅念
臺下負[illegible]范之略承特達之知而適當其地擬

安攘之業中外其式賴之文吏尚得擬管經盛美也讀翰款念惻察甚于呁尭房計關以西有疏視多陵述附言與惟壁灼不盡

答郭光宇繼輿

當變鬼東下未得一握晤為歉計鳴琴乎神山渤澥之間且洪蕩矣挹清飾于孤峰想溉澤于白浪遂以壓囊沙之雄風而弁收焉洋洋峩峩之調卷四履有環應焉蹤英騰茂蔚薦旁達在枌榆者日望夕郎之佩矣別諭敢不如摘第台

文章以人重而望微如菜者能爲台丈重乎頃出墻東更輿研北陵遠不盡

東涇陽令馬年兄

念鬼駕西來遂成間潤而鄧僑恐不得聞問頃獨得載心兄蒲蘇詩耳老年丈蓋英騰茂泱于鼓下不獨井泉冶谷間誦統如也二三兄弟竊俟久耶係子春明矣研北快然鹿鹿如昨無足涸泌琴也

答田平埜

兒輩遂承勤念而竟負雅望也近聞白鶴更入
西巖疏令拍浮[illegible]渠者南[illegible]歐張平子四從也
此時此論漸明無復向時矜焦爛盡忘徒新之
功者矣山中雜課何得不以示弟子

答梁古齋判官

聞年丈清操幹局雅為當事重也喜甚顧年丈
始終一清字乃足成其材耳

答鄒齊雲建昌太守

念紫馬馳江右既及三年而課吏安民諸治狀

遂爲天下一勝亭獨表江右百城哉　王上嘉唯
良而安小民于田里亦唯是鹿車是倚尙有大
擢以昭顯隣車益會且高矣潦倒蟬蛻者每見
三事攢眉于不可爲而輒謂師帥可爲乃更欽
大有爲于年兄也

家書

弟前因李家倆詞遂極意勸二哥誠恐有累一
向餐重之德且念乜爲舷任親家此敬其親則
彼亦敬其親子侄等乃可聯屬成一家願二哥

念想數年來家門何等安靜鄉里何等隆重又想數年前横遭人辱豈皆他人不是總之我靜人自靜我重人自重我原無過人即疑我辱我又當自明自消是省事省心養自家德福積子孫善辭亦可教子侄相和相厚至于閑事必不可管閑氣必不可生子侄有不合道理者而教之教有不從亦當如天地含容草木夫天地豈與草木校多寡哉願二哥清心寡氣看諸子諸孫讀書閒暇時同老友說今道古有客到便隨

甚茶酒笑話即諸侄過活亦不必替它經營古云心閒即是仙弟所望于二哥者如此夫兄弟如手足豈有手好而足不願足好而手惱者哉弟子兄弟子侄間若口若心正不欲外好裏差正不欲此好彼歹也

答劉中丞如綸

耕犁公之力猾猾四年尚以虜遺君父罪足延乎更耕犁公之力以存封疆終仍有犁公耳願犁公奮爲於繫丁此多虞無儲從來不顧居功

邑中貲人來自是還人償借爲用但無抑之爲
尙無順之爲護惟是貨通中外挹濟給足此邊
人之福也任吾以年當自有就

答督師王任吾

念惟文武壯猷蔚爲世礎　王上安京國以安
渝關是以有白標之命今且安渝關以惠此京
國其所藉固圉袚疆自是社稷遠計獨念四載
猬猬不鑒借新旌耳衰病廢儒伏聽新綸殊踰
然歡起而忘其談謔也

答湯陰李令君

以彈丸下邑仰嵇高賢蓋鶴山挾水荷高深焉至卑宗二三孤子荷在乾覆遂得比于怙冒而孫輩更荷陶成將先大理矢顆結哉衰病腐儒何日扶策而南一撫光塵也

東李元治少詹

日侍帝學無乃爲勞然勞一身以安天下知君又頗之矣

答鄴縣令吳公

腐儒徒抱肝膽耳荷戈未能退而秉耒所賴高賢大良擁琴下里遂得兩地二天三與一同跟蹤衰病且苟此視息于丘壑即殘廢以來未敢通問而實受其福矣

答滿都督

以大將軍勇略為方今第一名將不宜在閒散然中外無不知大將軍者聞且仍往關門便當柔和性氣安其身以仰報　皇恩大將不難有功而難居功即人不盡知我功或人欲冒我功

姑且聽之天下後世自是明白不必一一着念僕一嚮都用此道受用大將軍可念我相愛之言凡百謙和忠謹便是大將之道大將軍清貧與我一般何得遣人問我

答涉縣令解門人學燕

以高材鴻略展措名城大政既成鋒車且至歲儒貧病便從丘壑中望鐔津劍氣光起涉源也日念廢殘仰辜　明主丕倚名豪酬此短鋏耳坐使問信遂悵離懷附此謝不既

答閻鳳陽少司馬

以擎天手靜綵百花嶼上是社稷以經綸字獨

洞襟之精項者勤方召于中樞正有深心惟年

兄無忘瀹海之波臣也將中外式憑之即衢者

代斵窳指欣欣向榮矣支離病骨抵里加衰獨

有從一丘一壑中讚誦明猷耳

答舊令公唐

支離病骨生入里門殊悒悒于棘叢鸞鳳更羅

網羅也獨廢棄散材無堪為念耳

答仰二親丈

阿鴻甚天去矣金昆得無意乎客預多以應龍天甚也願親丈以紙帷作罨帷耳水晶盤更以餉遠念此爲感戢

東李元治

里中俵運每藉爲問寺言適邑父母具言親丈而更以僕爲屬要以邑小費繁爲我父老子弟存生計也親丈或可予相知及之丘壑中人共借爲安不肖衰病中聞眾事憒憒欲死但願容

蓋人自存方略便是太平機括耳

諭楊副將

中外爲將軍舊守地去將軍基舍僅百里可一意爲地方計久遠要知日日整練兵馬日日圖謀恢復乃可爲守如閉營便怕不聞便歎曰我只爲守其何能守惟將軍念之抱病歸來今且更病無復能爲天下大計矣

督晉闗王政陳令咸

伎所傾必豪傑而未能稍蹙豪傑之用又况乎

睢目豪傑者念開濟深心自不忍世人聵于宮而當其嘔心爲話不以聽也其奈之何腹之于邊兵之于府尚有壓豪傑之憂者乎吾兄當一意了關務耳何如

答禮垣葉君貫門人

腐儒窮膽無能滅此朝食而苟焉視息淟涊死矣踽踽歸來自念鄉所部署未甚錯乖獨九月杜扉漸離公將而撫鎮兼中樞之議撤外固內不無更張何至後來咄咄作驚人態也斯備不

能滅賊便自可死葬須別加耶從來不顧分辨明嫌以存亡勝乃門下體念敢不路爲明白然不必向人言也

答杜總戎文煥

以兵鈐半料便可尺箠走名王而分東西乎守訓遼皆關也出則關皆遠也一督兩撫三大將軍儀軍實而予之餉再得廟堂無爲邊人設方略也憂匈奴哉讀三捷四登之詠其寧負此兵鈐乎勉修世業仰報 明恩即丘壑陳人望風

獻也

答尚書張

每擬起豪手于櫃以振家獻遂以弭時難而我躬不遑徒有振腕不圖嗣後紛紜也盛德大業海內昭然況 聖明在御大道爲公安得以私心饞口掩此一段公案哉僕抱痌瘝詹自謂脫要人網羅爲快而倘爲一二齒及者遂致多口頃以頭陀語答友人云僧人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出家人只這等吾輩當學個出

等耳可爲兄發一笑也讀種種言心事如白

日但耐心聽一切風濤會自倚息也

答唐令君文安

僕謁徵書便及里門乃更聾鬼絹而仍斬雙鷄

聖明在御若或尼之何也反覆歎恍殊切

怦怦然吾輩處世寧使世界負欠我便自寬碩

想乘抱不作怦怦

東潘學道舊令公

念小邑以枳蕀栖鸞鳳也遂得比于一同卽後

來豪手或不能顛易規畫扶所已緻擷所已菁數年來予食有福則喁喁頌德愛無兼量乃丘壑癖儒更佩明德每讀題稿大敘至乗閑數椽未嘗不三嘆同心蘭語也世人未悉殘廢之人無復世想而誤相猜恚想為同襟一嗢噱乎兒輩式予晅召尚猶戴笠策蹇行逕獨未能以學問比成人仰副德籌耳

答佐貟外門人

讀誰閣梲議遂悉通商裕國大攻蓋方今財用

爲國家要務而患在國便緩在民安得兩不病爲鮮于侁如門下公忠慈敏哉㕑儒既絶世想而一流人以爲可邀有一流人以爲不可總之既絶世想無念此㕑嗜也

答岳石梁延綏中丞

方今馭虜大略以款爲羈而兼剿乃堅款台翁以東紐了西鏘故緜緞易就也延卒舊固難馴獨以節負丈八在邊且忍死爲用耳此自屬中樞老手而遼撫兩酋終待老手是丘壑中日望

以安此丘壑耳朝不中樞而議政敗也　聖明
在御蒲坂翁退至矣解結宜簪平此偏枯其在
斯乎

答玄給事

當壞敝既深蠹謂大化自是志銳望急而一時
人材止是如此那得立搆太平以奏階阯者正
恐九陛孫商舉世無以應其求或有一流儇巧
持富强紛擾天下者是亦首略所關心也門下
靜觀時宜因　辦此矣丘壑陳人自謂安之無塊

紛逭人可可否否然丘壑自在也雅恃台衙爲
我以安此丘壑耳坐使悉興居爲快

答詩諭兵

方今以門下忠勇有大略特擇世人所難了者
借大將權鼓以繩蝟之其屬所被靖者不妨以
其實狀聞者爲之此朝廷所爲善將將也門下勉
建大業勿念難易勿計勞逸人臣以身報效朝
廷如有朝廷而已勉之勉之朝廷終不負人也

答易兩道沈兵備

經鼓勵樂仰荷台衛想冠府之清凝快類詹之
經歷一寂未歷百惠仍嘉偏不倦之隆施以心
鑑以昭雅矣

與陳失名

世界平治須先爲平治備豪傑由今計豪傑祸
開蹲殆世界平治時耳出處與隆替對豈不眞
蠡辦平讀大對具經綸邁手攻平治所爲明略
世於當物初便立柳天而猶編錯十餘負背天
九筒由亞以謀替對出處可蠡深作用天其

綴丘壑中人須臾尚及見之

答張廬館

念金見五年以兩地萊陰阻我丘壑遂令娟鉅馬竹目在清樂界也廬館之頌倂于樊亭今且廬溯徵乎環瀛之游三興十奇再見摩天之溯亦神皐擧莫令事也

與陳仲名

方今紫瀾赤甸仰倚明猷乃金馬玉堂亦復艱哉中外既季方蹻蹻詵詵似不分隋鴻摩天囿

知瓏林盤瑜將潑翠玉峽嶼而目睫必與相屬穩門嘉祉關國運隆治也修方書之業以衛社稷而馭二龍于天衢用兩用霖作衛社稷之略熙朝功人哉丘壑人寧獨為一庭快也得種穗書讀之入丙夜乃又登羣玉峰頭快一庭之參青

家信 寄高苑令銓

銓櫃旣有明示關徵便可如期速完一半勸諭一半嚴督自是官方要務百姓必且難怨上官

必目分明自前官亦難致辟上司差人既循法度我便當以待上司差人道理假以顏色亦民納錢自是委曲慈愛但數如市數八十五文易銀或難又致等行有怨或收頭多索于八十五文之外更致繁言此又當調停要使恩及斯人而勿妨它人斯善耳俸銀不必分來媳婦可安心大家做清官以清官爲孝三公不易也我兒大家勉力爾于應接要合禮法語言衆數勿露世家之色令人窺我淺深

答武邑論郭生居行

凡教化大行惟是令門人坐春風不必嚴立雪也想做子弟時便是做師長耳

答孫門人

新城之功遂爲天下雄而續敘不附何也豈其積階以填撫斯人乎歲月又新陳人自陳耳豈退殊不見州邑爲儲得撫以勞人未有殊渥乎何不以守新之役辭謝以昭諸長吏

與南兵樞范質公

年來計台稷所及一則拙於容而緊一則專獨而
娶至于旣重且大旣危且急則兩地頓闢世界
自非經綸天地之才其孰等一手斡旋而以弱爲
强以危爲安直令忠而愚者釋其愚奸而庸者
悔其料而不得樂其究乃明目之大人擊節曰
固知有是社稷之役哉往代兩老子固經綸手
不知于此何如至于綏危圖安抗議定謀破一
切庸狡之猜揣而維根本大計則又往代所難
比日來朝廷知任最得着之盛事竊爲熈明誦

之而世有不知然世有不知所以爲豪傑乃此際所關大矣倘其不知之言一行世界將何如國家萬年德福當無是耳中原一片閒控弦窺南聞鳴鏑窺北乃若不漸不緣匪菀匪胡莽戎而冠冰者拯髮而臨人遂無可窺然則將成謀而靖世紛合名世經綸手而誰與哉丘壑中人無可爲計獨有月秋　聖明用豪傑正人更祝豪傑正人着着得力能爲　聖明用耳

與窮撫傅元軒

竊聞流賊之入秦也將無聞先聲而遁乎警鶴尚喙合烏銜鶱于以靖所未靖虞所再虞當重關獻念也既歷險以入險更出險以歷險而入不截擊出不追擊入歷出歷皆不一扼擊窩內險要有大于川蜀者乎當是兵分而不湊權分而不一遂使結聯不散合夥不定乎大豪傑振一尊以整戎旅而用蜀備蜀將膽踴于神籌預于識額國家大業其式憑之任豪而彰參弗貳天下自此定乎

與湯睦家書

處家要和睦同心既有參差即分居亦皆語言但要萬萬忍耐倘家不和便有不好人易入語言以致家道衰敗任年漸長可懇切向家間申明此語

答人論地方戰守

由今之舊即不汙萊即不顧覓亦不足守而況戟盍賊以千萬衝一口而我應以一口之設備漸況敵而避耳不見冷口舊令之人出乎世人

堅守戚帥當百千然屬之法而不依其車遊設
截應援疊遠近險夷爲卒然首尾應聲而至奈
何真保自當增兵除向來戍守合保鎮戰兵以
鎮標練鎮自爲戰守似當于撫道各統萬人以
三標遊驍勇者分鎮之號勇自可入敵而無道
又可提攜不至持鉢于鎮視賊從何入即就其
近地截殺仍隨所至爲應援不然新兵止可護
漸入舊兵止可護舊鎮撫道張空拳而同責任
于既州邑當有兵可戰守之實兵實餉不宜以

半餉不餉之鄉兵爲搪耳倘銓之計以苟且功令而相率爲死州邑不設備而勸士民守死當誅州邑州邑設備而士民四散及置家口于地方而以身浮寄遂至失陷則士民當死令試熊昔陷之州邑其州邑士紳幾人生者幾人死者幾人而所生何以生死何以死生者不罪則人何不生死者不卹則人何以死念此則綢繆亦可寒心而況倉襄不爲遠計乎州邑可守撫道不敢懦且臨之將立以齒劍遑憂向奴哉不能

將以數萬兵養驕以百萬金盡成偏師制既不能令調發人無可任州邑儒怯盡以一死遂地方而一倚敘督撫大理天下挑此數數乎以弄九千借翻孑而爲所嘗爲或有僥乎凡此皆豪乎餘事獨恐秉樞之議不一而難言耳聞身領爲地方擁也此何等事而不令人擁也然義勝而肥亦在今日耳

卷六之二十終